

王雨辰  
作品

2

# 异闻录

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，他热衷于搜集各种千奇百怪的故事。

碰巧我也是个猎奇者，所以每每遇见奇怪的事他都愿意找我来分享。

这不，他在外周游一圈又带回了许多新鲜有趣的故事。

因为我休年假，于是干脆搬到他家去，  
每天晚上都听他讲述那些奇异的故事，正好一晚一个。



CM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博集天卷  
CS-BOOKY

王雨辰  
作品

2

# 异闻录

CS  
PUBLISHING HOUSE

湖南文艺出版社  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博集天卷  
CS-BOOKY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异闻录. 2 / 王雨辰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2.9  
ISBN 978-7-5404-5727-3

I. ①异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故事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76963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 文学/惊悚悬疑

## 异闻录2

作者: 王雨辰

出版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丁丽丹 刘诗哲

特约策划: 张应娜

特约编辑: 丁健

封面设计: 吕彦秋

版式设计: 李洁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[www.hnwy.net](http://www.hnwy.net)

印 刷: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mm × 1000mm 1/16

字 数: 410千字

印 张: 21

版 次: 2012年9月第1版

印 次: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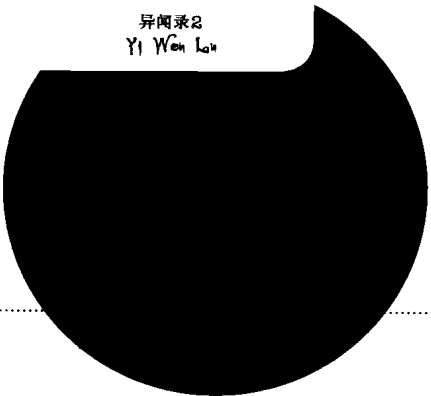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5727-3

定 价: 29.80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84409925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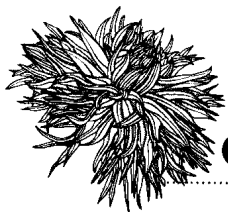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  
CONTENTS

异闻录2  
Yi Wen Lu 2



- 
- 第三十五夜 楼 \_001  
第三十六夜 跑 \_010  
第三十七夜 肉符 \_021  
第三十八夜 灵车 \_028  
第三十九夜 乖龙 \_034  
第四十夜 讣告 \_040  
第四十一夜 人棺 \_050  
第四十二夜 母床 \_061  
第四十三夜 信猫 \_071  
第四十四夜 尸奴 \_079

- 第四十五夜 不穿鞋 \_090  
第四十六夜 枕虫 \_109  
第四十七夜 雾藻 \_116  
第四十八夜 礼盒 \_124  
第四十九夜 养狐 \_135  
第五十夜 无瞳 \_143  
第五十一夜 犬娘 \_151  
第五十二夜 诞 \_159  
第五十三夜 清明雨 \_167  
第五十四夜 姐妹 \_174



- 第五十五夜 家蛇 \_183  
第五十六夜 偷寿 \_192  
第五十七夜 食发 \_200  
第五十八夜 拾 \_209  
第五十九夜 裂缝 \_218  
第六十夜 割喉 \_227  
第六十一夜 纸虎 \_241  
第六十二夜 背 \_250  
第六十三夜 抽屉 \_258  
第六十四夜 墙 \_266  
第六十五夜 戏魂 \_276  
第六十六夜 婴牙 \_286  
第六十七夜 冥婚 \_296  
第六十八夜 玩具 \_306  
第六十九夜 针眼 \_315  
第七十夜 桥祭 \_322

## 第三十五夜 楼

“几乎是同时，我看见一个人飞快地掉了下来。他通过阳台的时候我看见了他。我们只有不到十厘米的距离，但很快我和他便会两个不同的世界里。那一刻仿佛定格了一样，我相信他也看见我了，因为我看见他笑了一下。”



早上醒来，发现林斯平和纪颜还在呼呼大睡，估计他们俩这几天还有得聊，无奈我却还要上班，就没这么多空闲来参与了，毕竟我还要保住饭碗。

洗漱停当，刚刚回到报社，发现大家正在讨论最近发生的多起年轻学生自杀事件。我也看了看，今年似乎大学生跳楼自杀已经和矿难、医疗事故一样，大家见怪不怪了。不过这几起事件的主人公还是非常的可惜，大多是因为求职压力太大。我刚想开始一天的工作，却意外地接到了陶涛的电话。

作为不多的几位大学好友，能接到他的消息我还是非常开心的，他比我小一届，在同一个系，两人因为喜欢探险和奇异故事而相识，不过自从我毕业就再也没见过他了。但这次，他却告诉我他正在医院里。

“赶快来吧，我急着要把我毕业后的经历告诉你，我没死已经是万幸了。”听着他没头没脑的一句，我非常奇怪，然后告诉他即便我要过去也得等到中午，他爽快地答应了。上午无聊的工作很快完结了，我按照地址赶到了陶涛说的那家医院。

他在骨科，当我见到他的时候，几乎认不出来了，整个人包得和木乃伊一样，左腿还打着石膏，被吊了起来。他正在努力吸着一瓶牛奶，见我来了，非常高兴。正在照顾他的是他的父母，大学时候见过几次，看上去似乎老了很多。在陶涛的要求下，他的父母退了出去。他住的是单人病房，所以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了。

开了会儿玩笑，我们便开始了谈话。

“究竟是怎么搞的？被车撞了？”我搬了张凳子坐在床边。

“你先看看这个。”陶涛把一沓报纸扔给我。我随便看了看，标题新闻居然都差不多。《研究生从四楼跳下身亡》《某名牌高校学生压力过大跳楼身亡》，诸如此类。我不愿多看这些，毕竟自己毕业后也曾经历过那段非常痛苦的岁月。

“知道我是怎样受伤的吗？”陶涛忽然打断我的思路。我再次看了看他，惊讶地说：“难道你也是……”陶涛点点头。

“我也从四楼跳下来，弄成这样，不过我命大，只是肋骨和腿骨骨折，而在我跳楼前一个月同样从四楼跳下的那个同事，就没我这么好运了。”说着，陶涛把眼睛看向阳台外。我忽然发现，他已经不是大学时代追着我询问怨灵和怪兽的那个长不大的孩子了，可能痛苦可以使男孩成熟得更快，我几乎不认识他了。陶涛剃掉了以前飘逸的长发，留了一个平头，鼻子看得出曾经被打断过，嘴角上有伤痕，脸上也有多处划伤，虽然他说得如此轻松，但可想而知他当时伤得有多厉害。

（下面以陶涛的口吻记述。）

前辈毕业后不久，我就开始找工作了。可是，并没我想象的那般容易，我们这种三流院校出来的，人家几乎看都不看你的简历，所谓的90%多的就业率都是学校瞎掰的。班上找到工作的，几乎有一半从事的压根不是自己的专业，要么就只能托人找关系。我本打算考研，结果给耽误了没考上，工作也没找成功，所以我决定南下去碰碰运气。（陶涛说这些的时候语速很慢，只是眼睛一直无神。我听得也不舒服，他几乎是在走我一年前的老路，要不是父母卖着老脸，我哪里找得到和我专业根本无关的工作。）

开始自然不顺利，我甚至落魄到不敢出门，朋友和同学的电话也不敢接。前辈你知道我这人脾气很怪，又有着非常不切实际的所谓的自尊。等消息的时候就一直在网上闲逛。其间也应聘过几次，还遇见了几个骗子。直到有天晚上，我无意间在网上看到一则招聘启事。

那则招聘启事我不是在正规网站上看到的，当时我正盲目地在网上冲浪，在一些论坛里发帖，把自己的资料当寻人广告一样乱发。后来在邮箱里接到了封电子邮件。对方说有个职位缺人，希望我来试试，并附带了详细的公司地址，还说找一个姓徐的考官。我看了看要求和待遇，简直是给我量身定做的一般。我立即准备按照他的电子邮件地址回过去，但系统却说无法找到。

你知道，当一个人身处绝望之中时，即便知道是一个陷阱，也会抱着希望去踩踩。我打定主意，如果让我付什么培训费啊、报名费之类的我就走人，毕竟我也吃过几次亏了，现在大学毕业求职比大学求知难多了，外面骗子比我们这些找工作的还多，他们也指望着从我们

身上捞饭钱。

第二天，我拿着简历和资料来到了那家公司，出乎我的意料，事情出奇地顺利，那位姓徐的考官几乎没有问过什么问题就拍板同意了，并让我立即跟他去办公室。我仿佛做梦一般，甚至还傻傻地问他怎么这么容易就答应了。那位考官忽然回头一笑，秃顶的头，连眉毛也几乎掉光了，嘴角往上咧了一下，宛如被砸开一个口子的椰子。我看见他的牙齿是红色的。

“公司里急需人啊，否则也不会这么容易，你的职位可是非常重要的。”说完，他用手整理了一下西服，不再理我，带着我往办公室走。公司还算不错，虽然不大，但看上去很干净，路上我碰见几个职员，都穿戴得非常整齐，一脸着急的样子，似乎很忙碌。我一个个点头打招呼，但他们都不理我，还用怪异的目光看着我，好像又带着几丝同情。

“徐总，就他啊。”一个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女孩走了过来。她并不十分漂亮，但气质很好，皮肤白皙，看上去很干练。长发盘在脑后，穿着橙色的职业套装，手上拿着个文件夹，我看见她白皙的脖子上挂着一根很漂亮的心形银质项链。

“嗯，就是他。”这个姓徐的考官原来在这里地位很高啊，我暗自高兴，没想到接待自己这样一个无名小卒的还是高管。

这个女孩没说什么，只是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：“徐总，我和小张去一下客户那里，可能需要几天。”这位徐总应了一下，我看见那个女孩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摇着头。我奇怪她的反应，不过也没多想，只是跟紧了徐总。他把我带到四楼的一个小房间，那房间差不多只有几平米大小。

“你只需要负责这里的电脑维护，并帮着清洁一下就可以了。公司宿舍暂时紧张，你就委屈一下，住在这里。”我虽然有点失望，但好歹是个起点，对我来说，这个起点即便再低我也要干，能有工资就不错了，听说还有零工资的。

“工作不累，记得每天等大家下班，去检查一下电脑是否都关了就行了。”我一听，这工作实际上就是所谓的清洁员了。电脑真要出了什么问题，我那点半吊子的水平也处理不了。有什么办法，大学四年学的都是基础，还不如专科好好学门手艺。不过我还是答应了下来，立即开始上班。

这里的办公楼从正面看很不舒服，总给人一股压抑的感觉。第一天晚上就出事了。

那天我正在房间外面吃泡面，这栋楼有十六层，下面六层是有阳台的，所以我如同以前在学校宿舍一样，趴在阳台上一边吃面一边好奇地看着外面的景色。食堂是不对我开放的，因为我只是临时工。一元多一包的方便面最实惠了，反正大学的时候也没少吃。

下面陆续有人下班了，三三两两地结伴而回，天色已经暗淡了下来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



总觉得那太阳很红，整个天空也很红，我揉揉眼睛，刚要回头把盒子扔掉，却看到阳台上好大一块阴影，而且这个阴影正在迅速地扩大。

几乎是同时，我看见一个人飞快地掉了下来。他通过阳台的时候我看见了他。我们只有不到十厘米的距离，但很快我和他便会两个不同的世界里。那一刻仿佛定格了一样，我相信他也看见我了，因为我看见他笑了一下。他的身体穿过阳台还不到一秒，但是由于身材比较高大，我还是看见了他的脸。

非常的俊美，虽然只是随意的一瞥，我还是看清楚了，这张脸上并没有太多的表情，反倒是非常的从容。接着就是很大的一声闷响，楼下随即响起了一片尖叫声。我也迅速赶到楼下。那个男人已经死了，惨状让我惊愕了很久，我是第一次亲眼看见死人，尤其是如此突然和如此接近。

那男人居然和我同姓，叫陶炎冰，推销部的。推销部在七楼，他是打开窗子跳下来的，当时他的同事就在不远处，说本来坐在那里不说话的 he 默默地走到窗户面前，接着打开窗户跳了下去。陶炎冰生前没有任何异状，他的业绩是最好的，人缘也是最好的，据说还正在筹钱结婚。我忽然感觉生命这么脆弱，或许他也有自杀的理由吧，谁知道呢，每个人都戴着面具，面具下面是哭是笑，只有自己知道。

事情很快就过去了，仿佛从没发生过一样。我原本以为大家至少会议论一番，可他们说得最多的却是最近的楼价、车价，或者是股票之类的，仿佛前几天自杀的人压根不是这里的。就连我在这里天天遇见的发信的大妈，一个最爱和我唠叨家长里短的长舌妇都懒得和人谈论，难道是这事太普通了？警察来过，好像鉴定为自杀，他周围的人都避之唯恐不及，警察想找个人了解一下陶炎冰的近况都找不到。一问到他，他们就摇着手和脑袋，然后推推夹在鼻梁上的金边眼镜，穿着笔挺的西装去工作了。我在旁边收拾东西，并且帮他们解决一些看似复杂但实际上白痴得要命的电脑问题。

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我在那里干了快一个月了。一个月里我见过徐总两次，他表扬了我一下，不过很快接着说，由于公司最近财务紧张，原本几百块的工资也只能先给我一半，然后他又安慰我，等三个月试用期满了，正式签订合同，工资会提高。我自然高兴，虽然每天很辛苦，但好歹还是有些盼头。

在陶炎冰从我面前跳下去后整一个月的那天，我照例在所有人离开后检查电脑并进行清扫。公司里曾经有人把部门电脑的配件包括内存条、硬盘之类的拆回家自己用，所以所有的机箱都被上了锁，想想蛮好笑的，居然会发生这种事。

我巡视到七楼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。我不想去开灯，借着自己的手电照明。我把地上的纸屑捡了起来，并检查是否所有的电源和窗户都关闭了。正要离开办公室的时候，我忽然

想到了陶炎冰用过的电脑好像还没搬走，他的桌子也同样在那里没动。我一时好奇，想去看看。

桌子收拾过，抽屉里已经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了。我随手翻了一下，只有几张纸，上面很潦草地写着：芮，我爱你。

全部是这句，我无趣地把纸条放回去。看看他的电脑，似乎只有这台没有上锁，我不知道在想什么，居然想把他的电脑硬盘拆下来。我忽然对这位和我同姓的人有着极大的好奇心。

工具不好找，我只有勉强用随身的折叠剪刀。我一边用牙齿咬着手电，一边用力地拆着，现在想想真是愚蠢，如果被别人看到了，还以为我是贼呢。大费一番周章后，我拆下了硬盘，迅速把工作做完。

我自己并没有电脑，只好拿到一个朋友那里。他经常在外面鬼混，这里贼又很厉害，所以他以免使用电脑为代价让我帮他看家。我拿着硬盘过去的时候，他正好要出门，两下招呼一打，各干各的。

我迫不及待地把硬盘连上去，并启动了电脑。里面东西不多，有些文档，还有些报表。另外还有一些关于股票的文章，看来他正在炒股。这些东西我兴趣不大，倒是一个视频文件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标题是《楼》。我好奇地点开了。

画面很黑，过了会儿竟剧烈地摇晃起来，看得出是用手提摄像机拍的。画面里是白天，准确说应该是黄昏，画面带着淡红，正好对着那栋办公楼。旁边的声音很清楚，一个非常有磁性的声音。

“芮，你看到这个的时候，我可能已经从那栋楼上跳下来了。我很想和你结婚，真的，或许我们做销售的要撒很多谎，但这一句绝对不是谎言。不过我没有办法了，我只能选择死，或许你会痛苦，但总比跟着我受一辈子苦好，你那么优秀，应该可以找到一个更优秀的男人。真是可笑，我一直在这栋楼拼命工作，连自己的生命也在这里完结。就像那条莫比乌斯带一样，我们像蚂蚁一样自以为可以走出去，但一辈子也没走出这楼。”声音在这里结束了，镜头慢慢转过来。

真的是他，那脸虽然我只见过几次，却印象深刻。科技的力量真是神奇，本来已经死去多日的人，却活生生地出现在那19英寸的显示器里面。他的脸就和那天我看见的一样，俊秀但毫无表情，如死灰一般。

镜头后来晃动得厉害，我一直看到结束，但是我总觉得画面中有什么不妥，于是又开始重复播放。

果然，当我看到镜头转过来，也就是陶炎冰背着那办公楼自拍的时候，我在后面的画

面中看见了奇怪的东西，虽然只是一闪而过，但我确定看到了什么。我立即截取了画面，然后用工具慢慢放大，虽然不是非常清楚，但我还是看见了。

镜头里面，背面的办公楼七楼，我数了一下，正好是他第二天跳下的那个窗户打开了。那里正站着一个人，不是别人，竟然就是陶炎冰自己！面对这种情况我只能说自己看错了，但问题是他那张脸太容易认了。（陶涛说到这里，又看看我。我只好说似乎听说过人在将死之时，可能会看见两个自己，也就是常说的出窍吧。陶涛也说，当时自己就是这样想的。）

我把视频复制下来并保存后，当天晚上又把硬盘放回去了。回去躺在自己那间几平米的房间里，闭上眼睛，陶炎冰的脸就会浮现出来。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多天，以致我很长一段时间都神经衰弱。

每次我站在楼下望着那栋楼，似乎总会有那种无所逃遁的束缚感觉，在楼里待久了也会感到很压抑。又过了两个多月，我的试用期满了，徐总找到了我。我自然非常高兴，因为毕竟很快就能成为这里的正式职工了。前三个月每次只能领到一半工资，而且还要扣除住宿费，基本上靠吃面维持着，几个月的方便面把我喂得和面条一样瘦弱了。

徐总依旧老样子，咧着嘴笑着，不过上次红色的牙齿已经发黑了，而且使劲咀嚼着什么。

“小陶，这三个月你表现得不错。”听到这话我很开心，不过徐总很快又说，“但是公司财务很紧张，而且我觉得你这样的学历还是应该找份更好的工作，所以就这样吧，明天你收拾一下。”说完，他把傻子一样的我晾在一边，自己走了。

前辈你能体会我的感受吗？我觉得自己仿佛垃圾一样，被人轻易地扫出去了。以前的雄心壮志突然被击得粉碎，我这么差劲吗，连份打杂的工作都做不了？我沮丧地站在四楼的阳台上，这时正好又接到了同学的短信，他是我在当地的同学，不过我一直没联络他，但今天他却叫我出来聚聚，因为他升职了，想找我庆贺。还有父母也一直在询问我的近况，我只能以谎言敷衍他们。以前好歹有点希望，现在没有希望了，连谎言都无法成立了。

我关上手机，继续立在四楼的阳台上。当时也是黄昏，红色的阳光正好射在我眼睛里，一点也不刺眼，不过我却觉得看什么都是血红色的。我发现自己早已经泪流满面，扶着栏杆的手不自觉地把手撑了起来，整个人猛地向外一斜，是的，我有想飞下去的冲动。

就在这时，我突然被人拉住了，那人力气很大，一下就把我拉回到里面。我暂时清醒了些，回头望去，居然是刚进公司时候看见的那个比我年岁稍长的女孩。她穿了一身黑衣、黑裤，脸上似乎还有泪痕，正一脸怒气地看着我。我不知所措，只能坐在地上哭泣。

“你像个男人吗？是不是他把你开除了？其实我早该告诉你，你根本不该来，要不是那

天着急那笔生意，再加上最近那么多的事……”她忽然不说话了，我看见她雪白的脸毫无生气，嘴唇上也没有涂口红，上边的牙齿紧紧地咬着嘴唇，手里还提了只黑色的公文包。

“我是个废物。”我低下头，说了一句。太阳快完全落下了，我们俩在阳台上的影子被拉得老长，然后在远处又交叠在一起。

“你之前的那几个也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，他们都是被徐总骗来的。徐总是台湾人，是总公司委派的。他对谁都极其吝啬，虽然他是销售部和人事部的负责人，但是他经常以试用期和公司效益不好的借口来搪塞你们，最后让你们走人。大部分人都在试用期满前离开，像我都是费了很大功夫才留下来。而且，他还挪用员工的工资和广告费去炒股。我收集了将近三个月的证据。等他走后我会推荐你的，别轻言自杀，要知道你死了最难过的是身边的人，离你越近，你就伤他们越重。”女孩说完，拿起胸前的项链看了看，接着，又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然后走了。她的话我想了很久，最后想通了。下楼的时候外面已经全黑了，但是月光很亮。

那天正好是陶炎冰自杀的第99天，也就是说明天就是他的百日祭日了，我不想再待下去了，站在楼下，我向陶炎冰死的地方鞠了个躬。但是当我抬起头来的时候，感觉头顶一阵风呼啸而来，一个人如同麻布袋一样砰地摔在我面前，月光直直地照在她脸上。我呆了许久，才认出正是刚才劝我的女孩。

她仰面躺在地上，眼睛睁得很大，身体如同得了癫痫的病人一样剧烈抽搐着，衣服上有拉扯的痕迹，脑后浓稠的鲜血像蜂蜜一样，缓慢地自身下流出来。她脖子上的项链断了，掉落在一边。那心形的吊坠也摔破了，里面摆了两张很小的照片，一张是她，另外一张是陶炎冰，两人都笑得非常开心。我捂着嘴，过了好久才让自己缓过来，然后打电话报警，接着坐在楼下的砂石地面上守着她的尸体。

原来她叫谭芮，是陶炎冰的恋人。很快，警察鉴定她为自杀，这很容易解释，恋人自杀后的一百天随他而去。同样，谭芮的死也没给这个楼里的人带来太多的震撼，例行公事的询问后，就都各忙各的了。我被徐总勒令离开，但是在现场我找到了一样东西，我没有交给警察，因为我看见徐总和带队的警官亲密地交谈着。

那是一颗槟榔。我打听过，整个公司只有徐总喜欢吃槟榔。我在谭芮的手上找到那颗槟榔，一颗被嚼过的槟榔。谭芮带的那个黑色的包不见了，不用说自然是徐总拿走了。

第二天的下午，我没有离开，而是打电话给徐总。我告诉他，如果不来见我，我就把那顆槟榔交给警察。他先是冷笑，我对他说槟榔我保存得很好，唾液也是可以鉴定的，然后他就不说话了，电话那边传来很大的喘气声，他答应下班后和我见一面。

一百天以前，我站在四楼，看着陶炎冰从我面前跳下去。而现在，站在我面前的是这

个秃着脑袋、嘴里咀嚼着槟榔、穿着考究的公司老总。我把徐总约到了陶炎冰跳楼自杀的地方。

“我低估你了，以为你不过是个愣头小子。”徐总笑了笑，这次他整个嘴巴都张开了。他的牙齿全都黑了，背对着红色的阳光，看上去像没有牙齿一样，整个嘴巴就像个黑洞。

“说吧，你要多少钱？一口价，然后拿了赶快滚。”他接着说，我看得出他很急。

“你的普通话说得很标准。”我冷冷地望着他。徐总笑了笑：“不干你的事。”

“我只想知道到底陶炎冰为什么要自杀。”我问。徐总有点吃惊，不过他还是告诉我了。原来他亏空了公款，急于找到一个替罪羊，他看中了结婚急着用钱的陶炎冰，并以自己有内部消息来怂恿他去炒股，接着他把所有的亏空都栽在陶炎冰身上，自然，所有的事都被徐总推得一干二净了。而陶炎冰的性格又非常自闭，他知道即便告也告不过徐总，他不想拖累恋人，只好自杀。之后，谭茵被徐总从楼上推下去。

“是这样啊。”我叹了口气。徐总有点不耐烦。

“你到底要多少，报个价啊。”

“我不要钱，我只是把你交给他们两个而已。”说完，我便转过身，离开了那栋楼。

“你搞什么？别以为吓得到我！我可不怕什么鬼神！”徐总在后面歇斯底里地大喊。太阳沉下去了，楼道里一下就阴暗下来。

“别走，那颗槟榔呢？”他依旧在我身后大喊，我转过身，从口袋里掏出把钥匙，扔给徐总，他疑惑地望着我。

“我把它放在了陶炎冰用过的机箱里，你慢慢找吧。”说完，我便离开了。徐总连忙冲了进去，我听见了他的咒骂声和翻找东西的声音。

我来到楼下，用以前配的钥匙把楼里的所有出口都封了起来。离开的时候，我依稀听见徐总在里面疯狂地大叫：“放我出去。”

陶涛叙述的时候一直很平静。我打断他说：“你把他关在那楼里一晚？”

“是的，然后我离开了那栋办公楼，离开了那座城市。有的说他疯了，有的说他从楼上跳了下来。总之后来的事情我就知道了。”

“这么说你不是在那里摔伤的啊？”我觉得有点怪异，陶涛终于笑了一下。

“是的，我回到了这里，重新找了份工作。但是繁重的压力依旧使我喘不过气来，可能像陶炎冰说的那样，即使我能走出那栋办公楼，也走不出我心中的楼。但是当我真的跳下去后我又省悟了。既然上天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我自然要好好珍惜，所以前辈放心吧，我

不会再做傻事了。”说完，我好像又看到了以前那个性情开朗而阳光的小师弟了。

继续聊了会儿，他的父母走了进来，我也要上班了，和他告辞后我走出了医院。不过当我走进报社大院，看着那高耸入云的办公大楼的时候，我忽然感到了一阵恐慌，站在门口老半天也不想进去，我不知道，自己是否也同陶涛说的一样，活在一栋大楼里面。

## 第三十六夜 跑



“年轻人以飞快的速度穿过了切割机，接着就像慢动作回放一样，年轻人的身体依旧前倾着，但他的脚掌却留在了那里，伤口向外喷涌着鲜血，但他却爬起来，用失去脚掌的伤腿继续跑着。”

林斯平在这里待了几天后就离开了。最近城市里流传着一个说法，那就是在夜晚独自赶路的时候，经常会遇见一个怪人。

说是怪人，是因为他老是从后面猛地冲上来，如果你带了包或者其他东西的话，他会抢走，然后继续跑。

如果去追他，他就会大声高喊：“跑啊，跑啊，来追我啊！”接着便是漫长的赛跑。似乎从来没人追上过，自然也没人看见过他的容貌，而且据那些受害人描述，这个人经常改变穿着，甚至改变个头，总之是非常的奇特。当然，这仅仅是传说罢了，因为起码我和我认识的人都未曾遇见。

周五是比较忙碌的日子，每次都会弄得很晚，因为要把排好版的报纸大样拿去印刷。快过年了，需要写的东西也多，没想到把所有事忙完后居然快十点了，我这才想起连晚饭也没吃，匆匆交付好一切后，就提起外套回家去了。由于肚饿，我没有走往常回家的大路，而是拐了个巷子抄近路，想去吃点夜宵。巷子还算宽敞，但是也很长，整条路上别说人，连条狗都没有，还好我不是女孩子。没有路灯，我几乎是扶着旁边的墙壁走的，走一会儿再用手机照一下，大家冬夜似乎都睡得很早，狭长的路上我居然没有看到一个行人，还好手机刚刚充满电，倒也无所谓。

也不知道走了多久，突然听见身后响起了很急促的脚步声，我感觉到有人快速接近。我刚一转头，一阵夹杂着汗臭味的风便扑面而来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一个人飞快地从我手中

抢去了用来照明的手机。手机的光让我稍微看清楚了点，他个头中等，但这么冷的天上身居然只穿了件单衣，下身却穿了条厚实的棉裤。

“来追我啊！”他居然高喊了句，声音听上去异常刺耳，像是在哀求。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两步。当他的第二声发出的时候，已经看不到人影了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在这样一个冬天的夜晚被人抢走手机是什么感觉，我如同傻瓜一样呆立了几秒后，只好自认倒霉，扶着墙回家。当然，回去后那裤子就无法再穿了，不用猜我都知道，明天告诉纪颜后他会是什么表情。

“你是说真的？太有意思了！”纪颜几乎把喝进口中的啤酒吐出去，一个劲地捂着肚子大笑起来，我则委屈地把手叉在胸前，斜靠在沙发上，没好气地看着他，直到他稍微收敛了一点。

“不要再取笑我了，一个手机倒不贵，不过要重新输入号码，还要通知那么多人太麻烦了，下次遇见抢手机的我直接给他钱算了。”

“嗯，是个好办法。你说会不会是长跑爱好者？”他又在开玩笑，我没有搭腔，而是央求他陪我去再买个手机。周末的街上行人拥挤，天气似乎也受到了感染，变得燥热起来。我们选择了步行去，纪颜讨厌汽车。当我们经过昨天那条小巷子的时候，我执意一起再走一次。纪颜笑我呆：“难道人家抢了你的手机，还会在原地叫卖吗？这和刻舟求剑有什么分别？”我却极认真地说：“丢掉的东西，应该去丢掉的地方寻找。”

小巷子里只有几个孩子在玩耍，这里原本是城市的中心繁华区，但依旧有几条这样的老巷没有拆除，倒是照顾了这几个小鬼，不至于让他们到马路上玩去了。巷子两边渗着水滴的灰黑色墙壁粗糙得很，在白天看上去也让人感觉不舒服。巷子两边大都是在这里居住了几代的家族了，相互之间熟悉得很，另外还搭了很多竹棚砖房之类的，用来存放杂物，不过这使本来就不宽敞的过道显得更加拥挤了。走在高低不平的旧石板铺成的地面上，我们尽量放慢脚步四处望，还向人打听是否有一个爱跑步的人，结果当然是没有。已经可以看见巷子的出口了，再过去一点就是手机专卖店。看来我真的要破财买个新手机了。

“倒不如我直接打打看，说不定他正在旁边拿着你的机器向人叫卖，我们一边打一边四处走走。”纪颜说完居然真的开始拨我的号码。

我刚想笑他，但很快便笑不出了。

我听见了非常熟悉的铃声，那是我设置的。虽然开始比较微弱，但现在已经非常强烈了，我能清晰地听到。

“今天好运气，老狼请吃鸡，请吃鸡，你打电话我不接，你打它有啥用啊。”纪颜也听到了。声音来自前面。



很奇怪，巷子的出口处好像有个空置的竹棚，门虚掩着，声音从里面传出来。纪颜冲我示意，意思是两人慢慢过去包抄，以免他突然冲出来又跑掉了。

我们如同小偷一样摸了过去，甚至还做好了搏斗的准备，如何闪避，如何左勾拳、右勾拳，让他知道惹毛我的人有危险。我在心里感叹，看了这么多年的动作片终于不必在家里对着镜子“自打”了。等到那小偷一出现我就冲上去，我绝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李小龙、成龙、释小龙会在那一刻灵魂附体。何况今天还有纪颜在，我自然更不会胆怯。然而事情并没如我想象的一样，直到我们走到门口，里面也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我拉开了门，阳光透过空隙，恍如拉开了黑色帷幕的舞台一样，里面的东西一下被看了个一清二楚。

里面只有一个人，一个躺在一垛厚厚的草堆上的人，这里的人经常会准备一些干草用来防冻之类的。不过准确点说，那个人应该是具尸体了。

我以前从未见过他，他赤裸着上半身，剃着个平头，脑袋就像仙人掌一样，额头高耸像一个大包，短而稀疏的碎眉如同胶布似的贴在眼睛上面。他就像得了甲亢的病人，本来细长如缝的眼睛硬是被暴出的眼球撑得像铜铃一般大，宽而塌陷的大鼻子微带着赤红色，下面的嘴巴吃惊地张开着，惨白如死鱼肚般的舌头耷拉了出来，嘴角以及胸口有些鲜血。他的脸似被白色油漆刷过，苍白如纸，他的左手拿着还在“唱歌”的手机，正是我昨天被抢的。他下身穿的倒是棉裤，不过奇怪的是，他那双平底胶鞋磨损得太厉害了，几乎快磨没了。在他身体旁边扔着一件内衣，我用脚碰了碰，居然冻上了。他身上没有明显的伤痕，难道是冻死的？

我们很快报了警，本来平静的巷子被弄得热闹非凡。旁边的住户，老的、少的、忙的、闲的都跑出来看热闹，有的手里还拿着挂了肉丝的菜刀，或是抱着叼奶嘴的孩子，看来鲁迅先生所说的国人爱看热闹的心理还真是亘古不变。而这间竹棚的主人可就苦了，哭丧着脸，一个劲地跟警察解释自己从来都是好人，除了偷过邻居家的几串腊鱼、腊肉，没事偷看过裙子太短、领口太低、身材太好的女孩，欺负欺负大人不在身边的小鬼，躲在暗地里咒骂几句工商执法人员，对着马路上的奔驰、宝马排气管吐口水外，他连蚂蚁都不敢踩死一只，更何况杀人。问话的警察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陈述，对他盘问了几句，就开始调查死者的身份。作为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，我和纪颜也接受了盘问，不过警察对他抢了我的手机比较感兴趣，手机当然被当作证物收进了塑胶袋，我要买部新手机了，我想没谁愿意使用一部被死人握了一整晚的手机。

“你怎么看？冻死的？”我问了问这方面比较专业的纪颜，他从发现尸体开始就没说过一句话，当然，除了应付警察的盘问。如同平时一样，他收起了笑容，一脸严肃地摸着光滑的下巴，眼睛一直望着那具尸体。